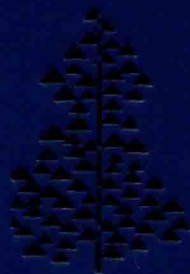


張中行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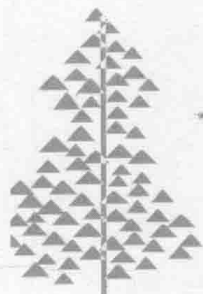
啓功題籤



北方文學出版社

張中行全集

第四卷



北方文艺出版社



张中行先生与少林寺弟子合影

和州等覺禪院住持僧沙門玄奘

奉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闍郡官僚同資祿位雕造

大藏經印板計五百餘函 時崇寧二年十月日謹願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

辯機

撰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露多國

設多圖虛國

波理夜咀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秣補羅國

唐玄奘译《大唐西域记》书影

東

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曰淺曰學
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
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唱曰遮護護漢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
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人讀書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又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
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櫟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櫟子師曰西出嶺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渡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以釋迦
當時師曰大眾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
不敢棲入門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轆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界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梨
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
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閉言語問如何
是佛法最親切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向師曰什麼處來

景德傳燈錄卷七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書影



清乾隆《龙藏》印本

而采類教寧上大業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說法壇經卷

摩訶般若

或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果高座說摩訶

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其座下僧尼道俗三万余人

州刺史普緣及諸官寮千餘人佛土餘人同請大師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

世與本尊者承此宗旨通相傳授有所於約於其尊

承龍溪經能大師言善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大師不誣自心淨神冥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惠能意

徒本官范陽方降惠流而新州百姓惠能幼心小畢亡

老母孤遺移來海豐幸買之於市買來惠有二客買來

兼願惠能至於官店三持樂三惠能得錢却向門前

身是香讀金剛經惠能爾心在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

來植經典客答曰於新州黃龍東湯蒸山社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行由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惠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善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離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

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縣手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新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

第三章 禅宗史略

3-1-1 禅的定义

禅是梵语 Dhyana 的音译化简，合译是禅那；意译，早期是思维修，后来译静虑；这是一种修行方法，用地区的话说，是用深入思索的办法改变思想，所以现在的不同是强调静，强调定（不夹杂心劳力），就是心安上静（他处善思，思虑什么？是各说在禅修中，如有色法，就要修不净观，静坐思虑，禅心所安是色法，遍身修行。概括说是思虑，原有心感知神通，只讲教义神通（外界的实质，心性的真谛），才是个真念真念。在这上面，佛教有个特点，是从以前的思想，距离特别大，因为中心要新就特别难，信其特别难，所以必须从修行方法上用大力量。佛教之所以重视研究，也原因就是如此。

其实，凡是追求改变~~思想~~思想比心念变的，都不能不强调整体思想，再不然就是生活态度的转变。改变思想不能离开心理活动，所谓念，不管身心是修是静念，念（心）的差别大，念不能出效，所以要多修学，念静念。明乎此，就可知道，禅宗不是禅宗独有的法宝；其他宗派同样要用，只是强调的程度不同（如法相宗史书称名相辨析），或名称不同（如天台宗只讲止观）而已。这不只是教中各宗

关于修
习与修
行。

禅外说禅

第一章	弁言	3
第二章	观照人生	16
第三章	佛法通义	32
第四章	中土佛教	59
第五章	禅宗史略	99
第六章	禅悟的所求	165
第七章	渐与顿	191
第八章	师徒之间	221
第九章	机锋公案	256
第十章	禅悦和禅风	290
第十一章	理想与实际	309
第十二章	可无的赘疣	321
第十三章	禅的影响(上)	340
第十四章	禅的影响(下)	368
第十五章	余论	389

目 录

佛教与中国文学

新版小记	397
前 言	399
第一章 汉译的佛典文学	403
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	416
第三章 佛教与中国俗文学	448
结束语	473

第一章 弁言

1.1.1 缘起（一）

想起我与禅的关系，说来话长。最早大概是青少年时期，看《红楼梦》，第九十一回写黛玉和宝玉用禅语问答：

黛玉乘此机会，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撮着嘴道：“讲来。”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宝玉道：“有如三宝。”

话扑朔迷离，像是句句有言外之意，觉得有意思。甚至觉得巧，因为化显为隐，使难说的变为可以说。

过了些年，兴趣早已离开编撰的故事而转到实在的人生。自

己思索，疑难很多，于是求外援。希望能够“朝闻道”；未能如愿只好多方寻求，看看所谓贤哲都是怎么想的。这包括古今中外。这里撇开外和今，专说中和古。就现存的文献说，儒家大概是最靠前的（《老子》时代有问题），道家大概是最深入的。顺路往下走，自然会碰到佛家。儒家讲“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也讲修齐治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见《礼记·大学》）。道家讲“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也讲“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只有佛家，总是喊“生死事大”，虽然也不能不把在上者奉为大檀越。总之，与孔孟、老庄相比，释迦的思想言论似乎离个人更近。于是看，通过空、有，通过般若、法相，等等，想大致了解，对人生，他们是怎样看的，对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他们是怎样对付的。五花八门，但也万变不离其宗，是以“悟”力脱“苦”境。悟，何以能得？于是就不能不碰到“禅”。这之后，就扔开俱舍、法华等等而读《古尊宿语录》《五灯会元》一类书。一读才知道，这些所谓禅师比黛玉和宝玉厉害得多，因为二玉的话虽然迷离，却沾边，禅师的话是不沾边，甚至像是梦中说呓语。举一点点为例：

（1）黄檗希运禅师——（丞相裴公）问：“圣人无心即是佛，凡夫无心莫沉空寂否？”师云：“法无凡圣，亦无空寂。法本不有，莫作无见；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有之与无，尽是情见，犹如幻翳。所以云：‘见闻如幻翳，知觉乃众生。’祖宗门中只论息机忘见，所以忘机则佛道隆，分别则魔军炽。”

（《古尊宿语录》卷三）

（2）赵州从谗禅师——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

曰：“三个婆子排班拜。”问：“如何是不迁义？”师曰：“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问：“学人有疑时如何？”师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师曰：“大宜东北角，小宜僧堂后。”问：“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曰：“几时成佛？”师曰：“待虚空落地时。”“虚空几时落地？”师曰：“待柏树子成佛时。”

（《五灯会元》卷四）

（3）临济义玄禅师——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师乃云：“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大意，三度蒙他赐杖，如蒿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谁人为我行得？”时有僧出众云：“某甲行得。”师拈棒与他。其僧拟接，师便打。

（《古尊宿语录》卷四）

（4）昭觉克勤禅师——入侍者寮。方半月，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五祖法演，非弘忍）问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应“喏喏”。祖曰：“且子细。”师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祖曰：“他只认得声。”师曰：“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甕！”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帟，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